

编者按: 作为一座国际性大城市,在广州工作、生活和旅游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和你我一样,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和感受。因为文化差异,他们不同角度的观点,也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广州,此为我们专辟“羊城洋语”的原意所在。

杯酒人生



马瑟尔 Verinea Codrean

认证品酒师

你提问,我解答,还送葡萄酒

In this regular column I will do my best to educate and make you understand different aspects of wine culture, wine and food pairings with the beautiful Cantonese & western cuisine, best wine regions in the world and answer to any questions you might have.

在这个专栏中,我会尽我所能向大家传授葡萄酒知识,让大家全方位地了解葡萄酒知识、酒与佳肴(包括美味的广东菜和西餐)的搭配、全球最佳葡萄酒产区,同时我也很乐意回答大家提出的任何问题。

选购葡萄酒时,最让人抓狂和心怀恐惧的莫过于——看着酒瓶,却不知道喝进嘴里是啥滋味。许多葡萄酒爱好者都说,恰恰是这种带着一丝刺激的快感促使他们不断地冒险尝试新酒。向一个从未喝过某种酒的人去描述这种酒的味道,就像对着盲人描述日落的景象是一个道理。酒,与其说是产品,倒不如说是种体验。

在这个专栏中,我会尽我所能向大家传

授葡萄酒知识,让大家全方位地了解葡萄酒知识、酒与佳肴(包括美味的广东菜和西餐)的搭配、全球最佳葡萄酒产区,同时我也很乐意回答大家提出的任何问题。

事实上,全球几乎每个国家都有生产葡萄酒,通常这些国家会被划分为“旧世界”和“新世界”。“旧世界”通常指有一定酿酒历史的国家,比如说欧洲和地中海沿岸部分地区。最出名的“旧世界”产区包括了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这些产区会非常强调酒的“风土”(terroir)。“风土”一词来源于法语,现在则通用于全球葡萄酒行业,它所指的就是葡萄酒原产地和出品地区,表达了在选酒时,葡萄酒的产地是相当关键的因素。“新世界”说的是酿酒历史比较短的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和智利。这些地区通常气候更炎热,为葡萄酒定名的方式也不太一样:通常是用葡萄的种类而不是以产区名字来为酒命名。

入门级的品酒者或许能知道一些最基础的知识,如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的区别,但通晓葡萄酒和葡萄的种类也颇为重要。在我后面的文章中,你可以去探索和发现从白

葡萄酒的霞多丽(Chardonnay)和维欧尼(Viognier),到红葡萄酒的赤霞珠(Cabernet Sauvignon)和仙粉黛(Zinfandel)。谁都不准,你可能会找到你至爱的那一款。

大量研究表明,饮酒对于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所帮助。喝红酒是否更加健康?一杯酒中含有多少热量?酒中的亚硫酸盐是否会引起头疼?

通过研究检验,人们发现葡萄酒中含有大量的白藜芦醇,对许多健康问题或许都有治愈的效果;从衰老到阿尔兹海默症(老年痴呆),甚至是肥胖。在我后面的专栏文章中,还会更多地涉及到酒类和健康这个话题。

如有任何问题,请发邮件至: higgzkb@126.com。或关注新浪微博 @新快报 Hi 广州、微信公众号 @新快报 Hi 广州,提出你的疑问。

每期我们会选取一到两个问题在专栏中进行回答。我们还会从所有提问者中选取一位幸运儿,将免费获赠一瓶高级葡萄酒。

Verinea Codrean

忆古惜今



乔治 George McKibbens

广东电台嘉宾主持人

在纽约邂逅中国行为艺术家

America moves and changes very slowly, while in China every city is destroyed and rebuilt from year to year, confusing anyone who blinks too long.

美国城市变化非常缓慢,而中国每个城市年复一年不断拆迁与重建,眼睛眨得慢半拍都会让你认不得眼前这座飞速变化中的城市。

春节期间,我和太太加入了内地游客扎堆出国游的大军。寒冬时节回到美国,我带她重游我的母校,纽约城市大学曼哈顿社区学院,就在布鲁克林大桥附近。我带她参观市政厅、世贸中心旧址和美国最早的唐人街。不过这个唐人街和如今的中国完全是两码事。清朝的时候,第一批广东人来到美国,这就是为何林则徐的塑像会在这里伫立的原因。靠近布鲁姆街的是纽约中华公所,当年孙中山流亡美国的时候曾经住在这里。这也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当年我还没来中国的时候已经为这个东方国度所着迷。

纽约的唐人街由成排的砖石老建筑组成,至少有80年历史。但是在中国,80年的老建筑会被看作“过时”。美国城市变化非常缓慢,而中国每个城市年复一年不断拆迁与重建,眼睛眨得慢半拍都会让你认不得眼前这座飞速变化中的城市。

纽约是个时光胶囊,来自世界各地的历史文化,在某个时间节点在这里留下了印记,让后代得以追溯研究。在这次时光之旅中,我在哈莱姆区发现了意想不到的中国印记。

圣约翰天主教堂,美国最大的哥特式教堂,如今成为中国艺术家徐冰的艺术展览地。徐冰来自北京,最近因他的装置艺术“凤凰”获得了麦克阿瑟基金会颁发的奖金。麦克阿瑟奖相当于美国艺术界的诺贝尔奖,通常颁给在持续进行创造性工作中表现卓越的人。

这个展览是一个巨大的鸟模型,从大教堂的屋顶悬挂下来。这个教堂有多大?与广州海心沙或广东省博物馆差不多。“凤凰”完全由垃圾制造而成,2007年徐冰在家乡北京,从那些被拆的建筑中搜集碎片用以创作。徐冰把这些建筑垃圾中的金属、塑料、水泥以及其他建筑废料杂糅在一起,最后创作出了浴火重生的凤凰。

如此表达北京的一面,在中国我从未看见。

乔治



走街串巷 回家

1月26日起,许鸿飞在大剧院南广场举办了主题为“回家”的大型雕塑户外展。同时展出的还有许鸿飞海外巡回展的部分图片。展览吸引了诸多老外驻足观看。一位外籍女士在“肥女”雕塑前古灵精怪地模仿。

目前,展览仍在继续,直至元宵。

图文/廖琼

谈亚论欧



里奥·加利利 Lio Giallini

意大利军校毕业,工程师,作家,在日本工作生活18年,现居香港。

有些建筑“出卖”灵魂

It might be something like a young girl in Broadway, a new star on stage in a theater: she wants to sing, she would like to dance but she needs also to unveil some "flesh", just to warming up the audience.

这感觉,也许就像入行美国百老汇不久的年轻女星:她想要唱歌,也想去跳舞,但是,为了吸引观众,她还需要露点“肉”。

文章伊始,我首先向中国读者赔个不是,因为下述所言,也许会让诸位认为我这个人天性自大。

数年前,我居于日本,偶有机会出差北京,见证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同时也看到了环境污染的愈发严重。

除了上述感受,和很多去北京的人一样,我也会做多数人都做的事情——那就是去参观一些著名的建筑,比如新的央视大

楼、水立方和鸟巢等。“很有意思。”

这是我在参观之后的自我独白,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些超级建筑与中国传统和审美有着怎样的关系。甚至乎,那么走一趟,我有一种不在中国的感觉。毕竟,把这些建筑搬到迪拜、吉隆坡或者纽约,完全不会给城市天际线造成任何视觉上的突兀感。

幸运的是,后来,我在紫禁城泡了一整天。在那里,每扇门和每块石都传递着浓浓的中国味道,试图用中文和我对话,哪怕我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的外国人。

北京如此,广深难逃窠臼。前不久,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搭乘动车从广州前往深圳。

因为铁路维修,动车降低了行驶速度,窗外高楼大厦不绝于眼,但是外形多数怪异,盖着诸如船形、宝塔形、动物形和大帽形

等的屋顶,其中一栋的屋顶甚至和帕台农神庙(希腊用以祭祀雅典娜女神的神庙—编者注)有几分相似,以至于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大厦的拥有者是否要向路人传达“庄严或宏伟”等的信息。这感觉,也许就像入行美国百老汇不久的年轻女星:她想要唱歌,也想去跳舞,但是,为了吸引观众,她还需要露点“肉”。

或许,前述比喻不甚恰当。但是,和污染产生后可以通过政策来控制不同,建筑存世的时间更长,谨慎的规划更有必要。更何况,在很多情形中,一座城市、乃至国家,其地标多是建筑,所以建筑代表的是一座城市或国家的灵魂,一旦与外国趋同,或许,你通过现代建筑,成功向世界兜售了中国(非原汁原味),但是对于中国的后代,传统之魅再难寻觅。

廖琼